

南朝醫家入仕北朝之探討

——唐代醫學淵源考論之一^{**}

范 家 偉^{*}

摘 要

南北朝時期，中國經歷了分裂的局面，與此同時，從《隋書》經籍志所載醫籍來看，南北朝醫學卻有長足的發展，並且產生了許多有名的醫家。本文的目的，以東海徐氏、武康姚氏為主，附以其他家族，考察南北朝醫學發展，及南朝醫學知識北傳的情況。並以《備急千金要方》、《外臺秘要方》為中心，探討唐代醫學的發展如何繼承了南北朝醫學而來。

關鍵詞：東海徐氏、武康姚氏、醫學、南北朝

一、引 言

魏晉南北朝是一個動盪的時期，政治、社會經歷了一連串風暴，從三國鼎立，到西晉才有短暫一統，及八王之亂起，五胡亂華，東晉立國江左。直到劉宋元嘉 16 年 (439)，拓拔氏統一北方，建立北魏，形成南北朝對峙之局。隨著南北朝分裂，在社會、文化方面，南北之間也有若干差距。唐長孺從社會經濟、門閥士族、兵制、學風比較南北朝的差異。¹ 在醫學方面沒有明

* 作者係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高級導師。

** 本文部分內容曾在西安醫科大學舉辦的「1999 年國際孫思邈研討會暨第二屆國際中華醫藥學術研討會」上宣讀。

¹ 參唐長孺，《魏晉南北朝隋唐史三論》，第二篇 論南北朝的差異（武昌：武漢大學出版

顯例子，足以說明南北醫學分別的地方。在古代，醫學知識的傳播，離不開醫書的流傳及醫者間的授受。永嘉亂後，東晉立國江左。東晉南朝時期，南方就出現了不少有名的醫家。這些東晉南朝名醫也取得了不少成就，奠定了唐代醫學進一步發展的基礎。²

南北朝時南北政權一直處於敵對與爭衡的狀態，南人北人亦互相卑視，如南人斥北人為索虜，北人譏南人為島夷。及至梁代中後期，南北之間的政治形勢發生轉變，北方的軍事力量有壓倒南方之勢。在南北政權敵對的政局下，出現了很多南北朝降人。降人是投降敵國的人，當中不少是有學問或異能之士，這些降人為南北朝帶來了不少衝擊。³在北魏時，有數個南朝醫家北投，雖然他們投降的時間與原因各異，卻同樣憑著高超的醫術而闖出名堂，並將南朝醫學經驗與成就帶入北朝。考南朝醫學名家降於北朝，有兩家最為著名，分別是：東海徐氏、武康姚氏。⁴由於徐姚兩家憑藉高明的醫術，在北朝仕途上甚為順利。

本文的目的，以東海徐氏、武康姚氏為主，附以其他家族，考察南朝醫家投奔北朝後，將南朝醫學帶到北朝的情況，再進而以唐代兩大醫書：孫思邈《千金方》、王焘《外臺秘要方》⁵為中心，探討唐代醫學淵源及發展基礎。

其實，在處理唐代醫學淵源及發展基礎問題上，可以從許多方面入手。本文的立足點是南朝醫學在南北朝醫學發展中，佔據了重要地位，唐代醫家透過甚麼途徑傳承南朝醫學？本文脈絡以南朝北奔醫家的歷史為中心作探討。然而，醫學知識的傳承是多方面，探討唐代醫學的淵源，也可以從疾病

社，1992），頁 83-158；又可參周一良，《魏晉南北朝史札記》 魏書札記 江氏世傳家業與南北文化（北京：中華書局，1985），頁 383-384。

² 前人研究唐代醫學史，對於唐代如何繼承南北朝的醫學的討論，是十分缺乏的。有關民國以來唐代醫學史研究概況，可參鄭志敏，〈略論民國以來臺灣與大陸隋唐五代醫學史的研究〉，《新史學》，9：1（1998.3），頁 153-230。

³ 就筆者所知，專門研究南北朝降人的論著有蔡幸娟，「南北朝降人研究（西元 398-534 年）」（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86）。

⁴ 范行準，《中國醫學史略》，在 門閥的醫家 一章中有「通仕南北的世醫」一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頁 62-63。

⁵ 隋唐時代有三大醫著，仍然完整地流傳至今，是巢元方《諸病源候論》、孫思邈《千金方》、王焘《外臺秘要方》三部。其中巢元方《諸病源候論》有方無論，傳承的來源難考查其出處。因此，如果要利用《諸病源候論》來討論的話，就要透過書中所載醫方、疾病觀念、醫學理論等方面入手，本文暫時未能處理。所以，本文以《千金方》和《外臺秘要方》為主。

觀念、醫學理論、治病醫方、醫家治病醫案等角度切入，這些部分都是值得研究的。因本文篇幅所限，希望日後能夠續作，從不同角度考察這個課題。

二、東海徐氏⁶

東海徐氏由徐熙開始，開始習醫。徐熙原籍東海，後徙居丹陽，又曾任濮陽太守。對於徐熙事跡，所知不多，大約在東晉時曾在錢塘秦望山隱居，後子孫亦世居錢塘。《南史》卷 32 張邵傳 說：「(徐)熙好黃老，隱於秦望山，有道士過求飲，留一瓠蘆與之，曰：『君子孫宜以道術救世，當得二千石。』熙開之，乃《扁鵲鏡經》一卷，因精心學之，遂名震海內。」徐熙所習醫術乃來自一道士贈與的《扁鵲鏡經》。⁷熙將所學傳子秋夫，「彌工其術，仕至射陽令。」秋夫亦傳其學，相傳曾為鬼針灸治病。徐熙一代時，醫術已「名震海內」。到秋夫子道度、叔嚮，「皆能精其業」，常常為劉宋皇室大臣治病，聲名大噪。宋文帝更稱道度為錢塘五絕之一。⁸

徐道度子文伯、叔嚮子嗣伯，兩人醫術亦甚高明，當世齊名。歷宋齊兩朝，文伯、嗣伯仍常常為皇室服務。《南史》卷 57 范雲傳 記梁武帝召徐文伯治范雲病、⁹《南史》卷 44 齊武帝諸子傳 記徐嗣伯為隋郡王子隆製蘆茹丸。¹⁰《南齊書》卷 23 褚澄傳 記徐嗣伯：「事驗甚多，過於(褚)澄矣。」¹¹褚澄亦為當世名醫，嗣伯治病神效事跡，更多於褚澄。故陶弘景《本草經集注》序 也說：「齊有尚書褚澄、徐文伯、嗣伯群從兄弟。治病亦十癒其九。」¹²徐文伯為宋孝武帝太后、宋明帝宮人治病，與宋後廢帝同遊，又為鄱陽王常侍，極受重視。南齊時，文伯和嗣伯兩人又為諸王子療疾。

6 有關東海徐氏之研究，詳參范家偉，〈東晉南北朝醫術世家東海徐氏之研究〉，《大陸雜誌》，91：4（1996.10），頁 37-48。

7 北齊 陽松玠《談藪》徐文伯條 記載徐熙所得的是扁鵲《醫經》一卷。見北齊 陽松玠，《談藪》（北京：中華書局，1996），頁 36。

8 唐 李延壽，《南史》，卷 32 張邵傳（北京：中華書局，1975），頁 838-841。

9 同上註，卷 57 范雲傳，頁 1420。

10 同上註，卷 44 齊武帝諸子傳，頁 1113。

11 梁 蕭子顯，《南齊書》，卷 23 褚澄傳（北京：中華書局，1972），頁 433。

12 梁 陶弘景，《本草經集注》（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94），頁 16。

東海徐氏家族，一門數代，世傳醫術，在當世甚有名望，是醫術大家。徐氏撰寫的醫著，仍在《隋書》卷 34 經籍志三 中記載下來，十分豐富，其中以徐文伯與徐叔嚮最多。徐叔嚮：《鍼灸要鈔》1 卷、《本草病源合藥要鈔》5 卷、《體療雜病本草要鈔》、《解寒食散方》6 卷、《解散消息節度》8 卷、《療雜病疾源》3 卷、《雜療方》22 卷、《雜病方》6 卷、《療少小百病雜方》37 卷、《落年方》3 卷、《療腳弱雜方》8 卷。徐文伯，曾任太山太守，又稱徐太山：《本草》、《徐太山房內秘要》、《墮年方》（此名可能有誤，另名《隨手方》，此名為是）2 卷、《徐太山試驗方》2 卷、《巾箱中方》3 卷、《辨傷寒》各 1 卷、《辨腳弱方》1 卷、《藥方》2 卷、《療婦人瘕》1 卷。徐嗣伯：《藥方》5 卷。¹³

東海徐氏家族成員本居於南朝，後徐文伯、嗣伯的兄弟徐謩（字成伯）因北至青州，被俘而入仕北魏，其中亦靠醫術而為孝文帝所信任，可算是徐氏家族中最先入仕北魏的。《北史》卷 90 藝術下 徐謩傳 說徐謩「與兄文伯等皆善醫藥」，因醫術高明而被恩寵：

獻文欲驗其能，置病人於幕中，使謩隔而脈之，深得病形，兼知色候，遂被寵遇。為中散，稍遷內行長。文明太后時問經方，而不及李脩之見任用。謩合和藥劑攻療之驗，精妙於脩。而性秘忌，承奉不得其意，雖貴為王公，不為措療也。¹⁴

謩精於醫術，治病甚有療效。文明太后、諸王公每每找謩診疾。其後，謩又為孝文帝及馮昭儀治病，更得到信任。徐謩本身「常有藥餌及吞服道符，年垂八十，鬢髮不白，力未多衰」，¹⁵並為孝文帝煉金丹，最終失敗。太和 22 年（498），治孝文帝病有功，封謩為大鴻臚卿、金鄉縣伯。到謩死，贈安東將軍，齊州刺史，諡號靖，子踐襲爵，位建興太守。

另一方面，徐文伯子雄仍在梁朝。《北史》卷 90 藝術下 徐謩傳 說：「文伯仕南齊，位東莞、太山、蘭陵三郡太守。子雄，員外散騎侍郎，醫術為江左所稱。」¹⁶《南史》卷 32 張邵傳 又說雄「亦傳家業，尤工診察。」¹⁷雄子之才，隨梁豫章王蕭綜，後綜投北魏，退至呂梁，被魏將石茂孫俘，居

¹³ 唐 魏徵等，《隋書》，卷 34 經籍三（北京：中華書局，1973），頁 1040-1050。

¹⁴ 唐 李延壽，《北史》，卷 90 藝術下 徐謩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頁 2968。

¹⁵ 北齊 魏修，《魏書》，卷 91 術藝 徐謩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頁 1968。

¹⁶ 同註 14，卷 90 藝術下 徐謩傳，頁 2969。

¹⁷ 同註 8，卷 32 張邵傳，頁 839。

於北方，後入仕北魏。《北史》卷 90 藝術下 徐之才傳 說：

綜入魏旬月，位至司空。魏聽綜收斂僚屬，乃訪知之才在彭泗，啟魏帝，云之才大善醫術，兼有辯機。詔徵之才。孝昌二年，至洛，敕居南館，禮遇甚優。嘗子踐啟求之才還宅。之才藥石多效，又闡涉經史，發言辯捷，朝賢競相要引，為之延譽。武帝時，封昌安縣侯。

皇建二年，除西兗州刺史，未之官。武明皇太后不豫，之才療之，應手便愈，孝昭賜綵帛千段、綿四百匹。之才既善醫術，雖有外授，頃即徵還。既博識多聞，由是於方術尤妙。

天統四年，累遷尚書左僕射，俄除兗州刺史，特給鏡吹一部。之才醫術最高，偏被命召。武成酒色過度，悅忽不恆。曾病發，自云 即處湯方，服一劑 數劑湯，疾竟愈。帝每發動，暫遣騎追之，針藥所加，應時必效，故頻有端執之舉。¹⁸

徐之才弟之範，在魏為尚藥典御。《北史》卷 90 藝術下 徐之才傳 說：

大寧二年春，武明太后又病，之才弟之範為尚藥典御，敕令診候。 弟之範亦醫術知見，位太常卿，特聽襲之才爵西陽王。入周，授儀同大將軍。開皇中，卒。¹⁹

徐肅與徐之才相隔一代，兩人命運十分相似，先後入魏。肅善醫藥，用藥劑甚有療效；之才亦大善醫術，藥石多效。兩人憑著醫術，而得到帝皇寵信，官運亨通，徐之才更封為西陽王（因而也稱為徐王）。

徐之才醫術為當世稱許，時人評價甚高。《北史》卷 90 馬嗣明傳 記馬嗣明亦善醫術，每輕視其他醫者，但徐之才是其中一個例外，說「嗣明藝術精妙，然性自矜大，輕諸醫人，自徐之才、崔叔鸞以還，俱為其所輕。」²⁰而徐之才父親徐雄，醫術本已在江左有名，徐之才入北魏前，已經卓然成家，肅綜推薦於魏武帝，自始入仕北魏，並以醫術馳名。徐之才亦有傳世的醫書，《隋書》卷 34 經籍志 載有《徐王方》5 卷、《徐王八世家傳效驗方》10 卷；《新唐書》卷 59 藝文志三 載有徐之才《雷公藥對》，²¹在《雷公藥對》中對於十劑的發明，貢獻尤大。²²徐之才入魏，定居於北方，在魏朝入仕及行醫，自始再沒有南還。徐之才醫術，得自家傳，其父祖輩在南朝時已為醫術世家，徐之才在其入魏前已成名，已經「大善醫術」，投入北魏

18 同註 14，卷 90 藝術下 徐之才傳，頁 2970-2972。

19 同註 14，卷 90 藝術下 徐之才傳，頁 2971。

20 同註 14，卷 90 藝術下 馬嗣明傳，頁 2976。

21 宋 歐陽修，《新唐書》，卷 59 藝文三（北京：中華書局，1975），頁 1567

22 陳邦賢，《中國醫學史》（上海：商務印書館，1957），頁 125；歐陽燕新，徐之才藥對考略，《中華醫史雜誌》，22:3（1992.4），頁 137-139。

後，從其醫著所見，有一部《徐王八世家傳效驗方》¹⁰ 卷傳世，從其書名推知當是世代相傳的醫方。因而，可以說徐謩及徐之才（及其弟之範）入降北魏，同時也將在南朝歷世承傳東海徐氏的醫術，也帶入北朝。

三、武康姚氏

吳興武康姚氏，在孫吳時，姚信始入仕任太常卿，並著有《周易注》、《周易日月例變》。不過，武康姚氏相對於其他江東世家大族（如顧陸朱張）而言，家勢並不特別顯赫。²³

《周書》卷 47 姚僧垣傳 記載：「姚僧垣，字法康，吳興武康人。吳太常信之八世孫也。曾祖郢，宋員外散騎常侍、五城侯。父菩提，梁高平令。」²⁴ 從傳中僅知道姚氏數世中只有姚信、姚郢、姚菩提三人入仕。而姚氏家族學習醫術，則從梁代姚菩提一代開始，傳至其子姚僧垣。同書又說姚菩提，「嘗嬰疾歷年，乃留心醫藥。梁武帝性又好之，每召菩提討論方術，言多會意，由是頗禮之。僧垣幼通洽，居喪盡禮。年二十四，即傳家業。梁武帝召入禁中，面加討試，僧垣酬對無滯，梁武帝甚奇之。」²⁵ 姚菩提因本身積年患病，留心醫藥，卻因此而卓然成家，並與梁武帝討論醫藥。姚僧垣年二十四，已傳承家業。

姚僧垣在梁代，已以醫術知名，其行醫事跡，亦多有記載，曾多次為梁武帝、梁元帝治病。據《周書》卷 47 姚僧垣傳 所載，大同 9 年（543），姚僧垣領殿中醫師，11 年，又轉領大醫正。及侯景亂梁，姚僧垣棄妻子赴難，及宮城破陷，乃歸吳興。梁簡文帝即位，即還建業，後隨梁元帝鎮荊州，時西魏大軍壓境，中山王宇文護使人求得僧垣，後燕公于謹亦召，並隨于謹至長安。自始姚僧垣即入仕北周，並為朝中大臣治病，名噪一時。姚僧垣醫術高明，如：

（武成）四年，高祖親戎東討，至河陰遇疾。口不能言；臉垂覆目，不復瞻視；一足短縮，又不得行。僧垣以為諸藏俱病，不可並治。軍中之要，莫先於語。乃處方進

²³ 有關武康姚氏的政治、文化活動，可參方北辰，《魏晉南朝江東世家大族述論》，下篇第 2 章 江東世家大族的文化活動（臺北：文津出版社，1991），頁 151-196。

²⁴ 唐 令狐德棻等撰，《周書》，卷 47 姚僧垣傳（北京：中華書局，1971），頁 839。

²⁵ 同上註，頁 839-840。

藥，帝遂得言。次又治目，目疾便愈。末乃治足，足疾亦瘳。比至華州，帝已痊復。²⁶

在北周時，治病為世所推許，相關事跡甚多，在唐 王焘《外臺秘要方》收載《集驗方》姚僧垣為燕國公于謹、于禮及于志光治病醫案。《外臺秘要方》卷 5 瘡病 痃瘕方五首 引《集驗》說：

夫瘡必從四肢始療方 先作羊肉臠餅飽食之，其進少酒隨其所能，令其欣欣有酒氣，入一密室裏，然炭火，厚覆取大汗則瘳。燕國公說，此方常見用有驗。²⁷

《外臺秘要方》卷 20 氣兼水身面腫方四首 引張文仲說：

周太侯正大將軍平公于禮患氣兼水身面腫垂死，長壽公姚僧垣處二方，應手即瘳，先服湯方。

桑根白皮四兩 橘皮三兩 海藻三兩，洗去咸 茯苓 鬱李人碎，各四兩赤小豆一升。右六味，切，以水八升，煮取二升半，分三服，甚效。《古今驗錄》療氣水身腫脹滿。姚大夫治燕公雍州錄事于志光送云，從來知不能服湯，事較急，勿不努力服之。服此湯若微覺為益，頻服三，兩劑，勿不服。²⁸

姚僧垣為于謹、于禮治病藥方，留存到唐代，成為治療「氣兼水身面腫」的重要藥方。而《古今驗錄》是隋唐醫家甄權、甄立言兄弟所撰。²⁹由此例可見，姚僧垣的醫方在隋唐時期是重要的參考醫書。而姚僧垣所撰《集驗方》，盛行於世。《周書》卷 47 姚僧垣傳 說：

僧垣醫術高妙，為當世所推。前後效驗，不可勝記。聲譽既盛，遠聞邊服。至於諸蕃外域，咸請托之。僧垣乃搜採奇異，參校徵效者，為《集驗方》十二卷，又撰《行記》三卷，行於世。³⁰

《隋書》卷 34 經籍志 則記有《集驗方》10 卷，姚僧垣撰，³¹卷數不同，但其書流傳於世，則可以斷言。

²⁶ 同註 24，頁 839-840。

²⁷ 唐 王焘，高文鑄校注，《外臺秘要方》，卷 5 瘡病 痃瘕方五首（北京：華夏出版社，1993），頁 87。

²⁸ 同上註 27，卷 20 氣兼水身面腫方四首，頁 382。

²⁹ 《古今驗錄》的作者，據《舊唐書》經籍志 記是甄權著，《舊唐書》甄權附甄立言傳則記是甄立言著。究竟是其中一人撰，抑或兩人皆有參與編寫，無法下定論。姑且看作甄權、甄立言兄弟皆參與編撰。

³⁰ 同註 24，卷 47 姚僧垣傳，頁 843-844。

³¹ 同註 13，卷 34 經籍三，頁 1046。又《隋書》卷 34 經籍志 記有《集驗方》12 卷，卻沒有列明作者，此書可能與《周書》所記姚僧垣所撰的《集驗方》有關。

四、其他家族

在南朝醫家降仕北朝，以東海徐氏及武康姚氏最為重要，還有其他家族值得一提。

1. 陽翟褚氏

陽翟褚氏，在東晉南朝可算是顯赫的家族。東晉時出了康獻褚皇后、恭思褚皇后，而褚裒也權重一時。劉宋時，褚秀之為太常，子湛之為驃騎將軍。褚湛之有兩子：褚淵和褚澄。褚淵在宋齊兩朝，曾為司徒，職居高位。淵弟澄，「尚宋文帝女廬江公主，拜駙馬都尉，歷官清顯。善醫術，建元中，為吳郡太守，豫章王感疾，太祖召澄為治，立愈。」³² 陽翟褚氏，善醫術者獨褚澄一人，著有《褚氏遺書》，《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稱：

於《靈樞》、《素問》之理，頗有發明。其論寡婦、僧尼必有異乎妻妾之療，發前人所未發，而論吐血、便血、飲寒涼，百不一生，猶千古之龜鑒。³³

《隋書》卷 34 經籍志 載有《褚澄雜藥方》20 卷，齊吳郡太守褚澄撰。³⁴ 在《南史》卷 28 褚澄傳 亦載有褚澄治病事跡。陶弘景稱許褚澄治病十癒其九。

不過，在陽翟褚氏一族中，沒有不斷冒出著名的醫者。《周書》卷 47 褚該傳 記：

褚該，字孝通，河南陽翟人也。晉末，遷居江左。祖長樂，齊竟陵王錄事參軍。父義昌，梁鄱陽王中記室。³⁵

褚該雖是河南陽翟人，與褚澄應該不屬同一房支，是在晉末才南遷江左。到褚該一代，該支陽翟褚氏已在南方經歷了晉宋齊三朝。又說：

³² 同註 11，卷 23 褚澄傳，頁 433。

³³ 清 永瑤等撰，《四庫全書總目》上冊，卷 103 子部 醫家類（北京：中華書局，1965），頁 858。有關《褚氏遺書》的研究，參趙國華，《褚氏遺書校釋》（鄭州：河南科學技術出版社，1986），頁 65-69；慶慧、張登峰、岳哲，褚澄與《褚氏遺書》，《中華醫史雜誌》，28：3（1998.7），頁 181-183。此文有網路電子版，網址：<http://chinainfo.gov.cn/periodical/zhyszz/9803ml.htm>

³⁴ 同註 13，卷 34 經籍志三，頁 1042。

³⁵ 同註 24，卷 47 藝術 褚該傳，頁 849。

該幼而謹厚，有譽鄉曲。尤善醫術，見稱於時。仕梁，歷武陵王府參軍，隨府西上，後與蕭瑒同歸國，授平東將軍、左銀青光祿大夫，轉驃騎將軍、右光祿大夫。³⁶

褚該在北周的名聲，亦僅次於姚僧垣，說：

武成元年，除醫正上士。自許爽死後，該稍為時人所重，賓客迎候，亞於姚僧垣。該性淹和，不自矜尚，但有請之者，皆為盡其藝術，時論稱其長者焉。³⁷

褚該雖與褚澄同屬陽翟褚氏，卻不屬於同一房支，兩者之間同樣善於醫術，在史料中沒有顯示褚該、褚澄傳承醫術家業，未知陽翟褚氏是否本為善於醫術的世家，兩人的醫術，或許有其相近淵源。姑不論如何，褚該在梁朝時，已以醫術稱著當時。

2. 高陽許氏

高陽許氏，在梁陳兩代，也是醫術世傳。《隋書》卷 78 許智藏傳 記：

許智藏，高陽人也。祖道幼，嘗以母疾，遂覽醫方，因而究極，世號名醫。誠其諸子曰：「為人子者，嘗膳視藥。不知方術，豈謂孝乎？」由是世相傳授。³⁸

許智藏由其祖父開始，世習醫術，許智藏「少以醫術自達，仕陳為散騎常侍」。及後隋平陳，為煬帝治病，「為方奏之，用無不效」。³⁹此外，同屬高陽許氏的許澄，先在南朝而後入北周。《隋書》卷 78 許智藏傳 說：

許澄，亦以醫術顯。父爽，仕梁太常丞、中軍長史。隨柳仲禮入長安，與姚僧垣齊名，拜上儀同三司。澄有學識，傳父業，尤盡其妙。歷尚藥典御，諫議大夫，封賀川縣伯。父子俱以藝術名重於周、隋二代。⁴⁰

許澄父爽，其事雖無具體記載，但在上引《周書》卷 47 褚該傳 提及許爽死後，褚該才為時人所重。由此推斷，許爽醫術在北周亦有良好聲名。《隋書》卷 34 經籍志 載有許澄《備急單要方》3 卷，隋 甄權《古今集驗》載有防己煮散，療水腫上氣方，謂「許澄秘之」。⁴¹許澄的醫方，對後來醫者也有影響力。

³⁶ 同註 24，卷 47 藝術 褚該傳，頁 849-850。

³⁷ 同註 24，卷 47 藝術 褚該傳，頁 850。

³⁸ 同註 13，卷 78 藝術 許智藏傳，頁 1782-1783。

³⁹ 同註 13，卷 78 藝術 許智藏傳，頁 1783。

⁴⁰ 同註 13，卷 78 藝術 許智藏傳，頁 1783。

⁴¹ 隋 甄權，《古今驗方》，引自同註 27，《外臺秘要方》，卷 20 水腫咳逆上氣方三首，頁 382。

3. 清河崔氏

清河崔氏。《魏書》卷 91 術藝 崔彧傳 說：

崔彧，字文若，清河東武城人。父勳之，字寧國，位大司馬外兵郎，贈通直郎。彧與兄相如俱自南入國。相如以才學知名，早卒。彧少嘗詣青州，逢隱逸沙門，教以《素問》、《九卷》及《甲乙》，遂善醫術。

清河崔氏是北朝大族，崔彧父親崔勳之，仕宦劉宋，從《宋書》所見，劉宋元嘉年間曾為樂安渤海太守，後戰死。崔勳之一生活動範圍，大致是在青州，故崔彧隨父在青州生活，遇沙門而學醫。後來，崔彧自宋入魏，成為名醫。《魏書》卷 91 術藝 崔彧傳 說：

中山王英子略曾病，王顯等不能療，彧針之，抽針即愈。後位冀州別駕，累遷寧遠將軍。性仁恕，見疾苦，好與治之。廣教門生，令多救療。其弟子清河趙約、勃海郝文法之徒咸亦有名。

崔彧以醫自業，廣教門生，他的弟子亦相繼成名。崔彧子景哲、景風，景哲子罔，皆為北朝醫壇享有聲名。

4. 陽平李氏

陽平李氏。李脩的醫術也極有可能受南朝醫學的影響。《魏書》卷 91 術藝 李脩傳 說：

李脩字思祖，本陽平館陶人也。父亮，少學醫術，未能精究。世祖時，奔劉義隆於彭城，又就沙門僧坦研習眾方，略盡其術，針灸授藥，莫不有效。徐兗之間，多所救恤，四方疾苦，不遠千里，竟往從之。⁴²

李脩父親亮雖然早已業醫，但李脩是在魏太武帝時投奔劉宋，並跟隨沙門僧坦學醫，而徐兗兩州，是劉宋管治範圍。因此，李脩所學的是劉宋時期的醫學，不足為奇。《魏書》卷 91 術藝 李脩傳 說：

太和中，常在禁內。高祖、文明太后時有不豫，脩侍鍼藥，治多有效。賞賜累加，車服第宅，號為鮮麗。集諸學士及工書者百餘人，在東宮撰諸藥方百餘卷，皆行於世。

李脩曾撰藥方百餘卷，在《隋書》卷 34 經籍志 載有「《藥方》五十七卷，後魏李思祖（即脩）撰，本百一十卷。」⁴³ 李脩本傳指的應是此書。李脩雖承父業而習醫，李亮卻未能精究醫術，李脩南奔劉宋後，在彭城隨沙

⁴² 同註 15，卷 91 術藝 李脩傳，頁 1966。

⁴³ 同註 13，卷 34 經籍志三，頁 1046。

門僧坦學醫而有成，才回歸魏朝。

上述醫家都是從南入北，而且成學於南朝，入仕北朝之後，憑藉超卓的醫術而揚名。南朝北奔醫家的醫學成就，也成為唐代醫學發展的基石。

五、南朝醫學與術業世傳

在學術發展方面，南朝後期已出現了南強北弱的形勢。⁴⁴ 在圖書典籍方面，《隋書》卷 49 牛弘傳 記牛弘說：「衣冠軌物，圖畫記注，播遷之餘，皆歸江左。晉宋之際，學藝為多，齊梁之間，經史彌盛。梁人阮孝緒，亦為《七錄》。總其書數，三萬餘卷。後魏爰自幽方，遷宅伊、洛，日不暇給，經籍闕如。周氏創基關右，戎車未息。保定之始，書止八千，後加收集，方盈萬卷。高氏據有山東，初亦探訪，驗其本目，殘缺猶多。及東夏初平，獲其經史，四部重雜，三萬餘卷。所益舊書，五千而已。」⁴⁵ 牛弘討論古今圖籍時，分析西晉以來書籍流布與保存的情況。在整體書籍數量而言，北朝確比南朝為少。梁末以後，南方經歷了不少亂事，圖書典籍也遭受嚴重損毀。顏之推在《觀我生賦》自注中說：「北於墳籍少於江東三分之一，梁氏剝亂，散逸湮亡。唯孝元鳩合，通重十集萬，史籍以來，未之有也。」⁴⁶ 顏之推通仕南北，對南北朝圖書典籍保存的情況，當是直接的了解，北朝保存的典籍確比南朝為少。

自五胡亂華，東晉立國江左，政治分立而形成南北分隔，在學術上亦發展出南北差異。南北朝之間的差異，表現在圖書典籍上，是南朝圖書典籍保存得較多。在此學術環境下，南朝醫學發展對比北朝而言，也顯現出南強北弱的形勢。在東晉南朝南方名醫輩，陶弘景曾列出兩晉南朝名醫，說：「自晉代以來，有張苗、宮泰、劉德、史脫、靳邵、趙泉、李子豫等，一代良醫。其貴勝阮德如、張茂先、裴逸民、皇甫士安，及江左葛洪、蔡謨、殷仲堪諸名人等，並研精藥術。宋有羊欣、元徽、胡洽、秦承祖。齊有尚書褚

44 參李廣健，〈南北朝史學的發展與《隋書 經籍志》的形成〉，載黃清連編，《結網篇》（臺北：東大圖書，1998），頁 277-278。

45 同註 13，卷 49 牛弘傳，頁 1299。

46 唐 李百藥，《北齊書》，卷 45 文苑 顏之推傳（北京：中華書局，1972），頁 622。

澄、徐文伯、嗣伯群從兄弟，療病十愈其八九。」⁴⁷ 陶弘景列出了葛洪、蔡謨、⁴⁸ 殷仲堪、⁴⁹ 羊欣、⁵⁰ 元徽、胡洽、⁵¹ 秦承祖、⁵² 褚澄、徐文伯、嗣伯群從兄弟諸人。此外，還有范汪⁵³、釋深師⁵⁴、陳延之《小品方》、⁵⁵ 陶弘景，⁵⁶ 均是赫赫有名的。

47 同註 12，陶弘景，《本草經集注》，頁 16。

48 蔡謨，在《晉書》有傳，傳中沒有提及蔡謨善醫術之事。見唐 房玄齡等撰，《晉書》，卷 77 蔡謨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頁 2033-2041。

49 《晉書》卷 84 殷仲堪傳 說：「殷仲堪，陳郡人也 父病積年，仲堪衣不解帶，躬學醫術，究其精妙。」《隋書》經籍志 載殷仲堪撰《殷荊州要方》一卷。見同註 48，卷 84 殷仲堪傳，頁 2194。

50 《宋書》卷 62 羊欣傳 記：「素好黃老，常手自上章，有病不服藥，飲符水而已。兼善醫術，撰《藥方》十卷。」《隋書》卷 34 經籍志 撰《羊中散藥方》三十卷、《羊中散雜湯丸散酒方》一卷。梁 沈約，《宋書》，卷 62 羊欣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頁 1662。

51 《異苑》說：「胡道洽，自云廣陵人，好音樂醫術之事。」胡洽可能就是胡道洽，《隋書》卷 34 經籍志 胡洽撰《胡洽百病方》二卷。宋 劉敬叔撰，范寧點校，《異苑》，卷 8（北京：中華書局，1996），頁 83。

52 《太平御覽》卷 722 方術部三 醫二 引《宋書》說：「秦承祖，性耿介，專好藝術於方藥，不問貴賤，皆治療之，多所全護，當時稱之為上手，撰方二十卷，中行於世。」《唐六典》卷 14 太醫署 載元嘉二十年，太醫令秦承祖奏請設置學校，教授學生。《隋書》卷 34 經籍志 載秦承祖撰《偃側雜鍼灸經》三卷、《脈經》六卷、《秦承祖本草》六卷、《偃側人經》二卷、《秦承祖藥方》四十卷。《舊唐書》經籍志 也載有秦承祖《明堂圖》二卷、《藥方》十七卷。宋 李昉，《太平御覽》，卷 722 方術部三 醫二（北京：中華書局，1985），頁 3200。唐 李林甫等，《唐六典》，卷 14 太醫署（北京：中華書局，1992），頁 410。

53 《隋書》卷 34 經籍志 載《范東陽方》一百五卷，范汪撰。《太平御覽》卷 722 方術部三 醫二 引《晉書》說：「范汪，字玄平，性仁愛，善醫術，常以拯恤為事，凡有疾病，不限貴賤，皆為治之，十能愈其八九，撰方五百餘卷，又一百七卷，後人詳用多獲其功。」范汪即范東陽。

54 釋深師，又名僧深、深師，在文獻中沒有具體相關記載，但在唐代《千金方》、《外臺秘要方》，以及《醫方心》皆載其醫方。《隋書》卷 34 經籍志 載有釋僧深《藥方》三十卷，《舊唐書》卷 47 經籍下 載有釋僧深撰《僧深集方》三十卷。

55 《隋書》卷 34 經籍志 載有陳延之《小品方》十二卷，其書已佚。有關陳延之生平及《小品方》的研究，可參高文鏞，《小品方》之研究，收入同註 53，《小品方輯校》，頁 172-202。

56 陶弘景《本草經集注》序 說：「余祖世以來，務敦方藥，本有《范汪方》一部，斟酌詳用，多獲其效，內護家門，旁及親族。」陶弘景先祖已傳醫術。同註 12，頁 30。

當然，《本草經集注》提及的全是南方醫家，也許是陶弘景偏居南方，不一定對北方醫壇有所理解所致。不過，可以從別的方向說明。魏晉南北朝醫學發展的一個重要特色，是大批記述經驗方書的出現。⁵⁷《隋書》卷 34 經籍志 共載錄了醫書 256 部，共 4510 卷。如果將連附於每部醫著下所列醫書計算在內，則共 416 部。⁵⁸而這些載錄的醫著，每每冠以其人為姓名，代表著他們臨床經驗的總集或搜集的驗方，例如：《羊中散藥方》、《范東陽方》、《殷荊州要方》之類。這大批方書成為魏晉南北朝醫學的重要遺產。

在《魏書》、《北史》為下列十一醫者立傳：周澹、李綰、徐謩、徐之才、王顯、馬嗣明、姚僧垣、褚該、許智藏、許澄、崔彧。⁵⁹其中並非本文討論的南朝北奔醫家，計有周澹、王顯、馬嗣明三人。從《隋書》卷 34 經籍志 載錄，可考為南北朝人所寫的醫著，南朝人佔了大部分。⁶⁰從名醫數

57 參廖育群等，《中國科學技術史——醫學卷》（北京：科學出版社，1998），頁 197-198。

58 同註 12，卷 34 經籍三，頁 1040-1050。

59 文中所列十一人的傳，見同註 15，《魏書》，卷 91 術藝，頁 1965-1970；同註 13，《北史》，卷 90 藝術下，頁 2967-2982。

60 據筆者粗略統計《隋書》卷 34 經籍志 所載東晉南朝醫著計有：殷仲堪《殷荊州要方》、張湛《養生集要》十卷、胡洽《胡洽百病方》二卷、范汪《范東陽方》百五卷、釋僧深《藥方》三十卷、徐嗣伯《落年方》三卷、《藥方》五卷、徐太山《本草》二卷、《試驗方》二卷、程天祚《鍼經》五卷、秦承祖《偃側雜鍼灸經》三卷、《脈經》十卷、《本草》六卷、《偃側人經》二卷、徐叔嚮《鍼灸要鈔》一卷、《本草病源合藥要鈔》五卷、《徐叔嚮等四家體療雜病本草要鈔》十卷、《解寒食散方》六卷、《解散消息節度》八卷、《雜療方》二十二卷、《體療雜病疾源》三卷、《雜病方》六卷、《療少小百病雜方》三十七卷、《療腳弱雜方》八卷；徐文伯《藥方》二卷、《辨傷寒》一卷、《辨腳弱方》一卷、《藥方》二卷、《療婦人瘕》一卷、《巾箱中方》三卷、釋慧義《解釋慧義解散方》一卷（釋慧義見《高僧傳》卷 5）、羊欣《羊中散雜湯丸散酒方》一卷、《羊中散藥方》、宋建平王《典術》一百二十卷、宋武帝《雜戎狄方》一卷；范曄《上香方》一卷、陳延之《小品方》十二卷、龔慶宣《劉涓子鬼遺方》十卷、褚澄《雜藥方》二十卷、劉休《食方》一卷、宋明帝《香方》一卷、全元起注《黃帝素問》、陶弘景《陶隱居本草》十卷、《本草經集注》七卷、《太清草木集要》二卷、《補闕肘後百一方》九卷、《陶氏效驗方》六卷、《名醫別錄》三卷、《練化雜術》一卷、《太清諸丹集要》四卷、《合丹節度》四卷、《服餌方》三卷、徐奘《徐奘要方》一卷（事見《梁書 沈約傳》）、《梁武帝所服雜藥方》、《會稽郡造海味法》。而北朝醫著則計有：崔浩《崔氏食經》、李密《藥錄》二卷、釋曇鸞《療百病雜丸方》三卷、《論氣治療方》一卷。從數量上分別，略見一斑。此外，在《隋書》卷 34 經籍志中，往往在附注中記有「梁有」，然後再列出經籍。據 經籍志 所說，在梁朝先後編定了《四部目錄》、《文德殿目錄》、《五部目錄》。到普通中，阮孝緒編《七錄》。所謂「梁有」或「梁」，指的應是梁朝先後多次編定的目錄書籍中所載經籍。筆者又粗略計算「梁有」醫

量及醫著來看，南朝醫學發展確比北朝為盛。

醫術傳授，家族是醫術傳授重要的渠道之一。例如：《魏書》卷 91 術藝傳 記載京兆鄆人周澹，及其子驢駒，醫術相傳；陽平館陶李亮、亮子修、修子天授，三代習醫；清河東武城崔彧，彧子景哲、豪率，景哲子冏，亦以醫術知名；王安上、王顯父子，俱學醫藥。⁶¹ 醫術世業相傳，在上述家族中當然也是如此。東海徐氏，從東晉至於北朝，醫術代代相傳，直至徐之才一代，可說是發展至頂峰。武康姚氏，姚僧垣醫術固然為世所稱許，但姚僧垣次子最，本身未習家業，後在天和中，經齊王憲奏請，乃使姚最隨父習醫。《周書》卷 47 姚僧垣傳 說：「次子最，字士會，幼而聰敏，及長，博通經史，尤好著述。年十九，隨僧垣入關。最幼在江左，迄於入關，未習醫術。天和中，齊王憲奏高祖，遣最習之。最於是始受家業。十許年中，略盡其妙。每有人造請，效驗甚多。」⁶² 陽翟褚氏，褚該入北周，任醫正上士，「子士則，亦傳家業。」⁶³ 基本上，從徐之才、姚僧垣、褚該都是在南朝時已成名，到北朝後仍繼續發揚。醫術在家族中傳承，在政治狀況不穩定的南北朝，醫學知識在醫學世家內代代傳承，是醫學知識能夠得以保存及發揚的重要途徑。

從南朝北奔的醫家，雖然傳承家業，同時在南朝學醫行醫，也會傳承著南朝醫學，如《范汪方》便是南朝名醫參考的醫籍。⁶⁴ 不單從北投醫家處可以推想，南朝醫學傳入北朝，甚至其他北朝降人也相當重視南朝醫學。顏之推《顏氏家訓》雜藝篇 說：「醫方之事，取妙極難，不勸汝曹以自命也。微解藥性，小小和合，居家得以救急，亦為勝事，皇甫謐、殷仲堪，則其人也。」⁶⁵ 顏之推訓示子弟要略懂醫藥之事，在家中應該有居家救急的醫方，晉朝皇甫謐、殷仲堪的醫方便是其中之一。在 養生篇 又說：「凡欲餌

書共 137 部。這些醫著在梁朝編定的目錄內收載，醫著的作者雖不一定可考，但按理也應當是在南朝流傳著的。

61 同註 13，卷 91，藝術下，頁 2973。

62 同註 13，卷 47 姚僧垣傳，頁 844。

63 同註 13，卷 47 褚該傳，頁 850。

64 例如秦承祖、陳延之、陶弘景都習《范汪方》，有關證據見註 53、55。

65 北齊 顏之推著，王利器集解，《顏氏家訓集解（增補本）》，卷 7 雜藝第十九（北京：中華書局，1993），頁 588。

藥，陶隱居《太清方》中總錄甚備。」⁶⁶ 顏之推家中明顯有殷仲堪、陶弘景醫方作日常起居之用。

透過降人作為中介人物，甚至有些南朝的醫書，卻在南朝中失傳，而在北朝中保存下來。最明顯的莫如《殷荊州要方》，《隋書》卷 34 經籍志三記：「《殷荊州要方》一卷，殷仲堪撰，亡。」⁶⁷ 但是，上引《顏氏家訓》載顏之推謂在家居救急，微解藥性，是必須的，而殷仲堪所撰著醫方，是其中可用者。這些家族既有南朝醫學背景，亦傳其家業，入仕北朝後，其家傳醫術會帶進北朝來。徐之才所撰《徐王八世家傳效驗方》，從書名可知，是徐氏歷八世積累的家傳醫方，徐氏家族又傳有《徐氏家傳秘方》。姚僧垣撰《集驗方》，姚最亦有《本草音義》。這些南朝醫家在北朝很著名，所撰醫著會帶來一定影響。而且，北投的南朝醫家會帶來東晉南朝的醫著，同樣會影響北朝的醫學發展。隋代甄權、甄立言兄弟撰有《古今錄驗方》，《舊唐書》卷 47 經籍志 記為五十卷，⁶⁸ 其書已佚。孫思邈在《千金方》中多次提及甄氏兄弟事跡，唐初甄權曾為官方修《明堂圖》。⁶⁹ 從《外臺秘要方》所引《古今集驗》記載的南北朝醫家，徐之才、姚僧垣、許澄都在其內。⁷⁰

反之，上述醫家北投之後，整個家族在南朝命運就此改寫，在正史上再沒有記載這些家族的成員在醫學方面的活動與成就，也沒有名醫的誕生。當然，南朝資料沒有記載，不能說這些家族就離開醫壇。但是，反映了這些家族在其核心成員北投之後，其家族在南朝醫壇活動及其成就，漸漸褪色，並退出舞臺。因此，在保存南朝醫學取得的成就，北降的醫家所起的作用，不容忽視。

66 同註 64，卷 5 養生第十五，頁 356。

67 同註 13，卷 34 經籍志三，頁 1042。

68 後晉 劉昫，《舊唐書》，卷 47 經籍下（北京：中華書局，1975），頁 2050。

69 《千金方》卷 8 諸風 記甄權處療安平公方，見唐 孫思邈，劉更生等點校，《備急千金要方》序（北京：華夏出版社，1993），頁 131。卷 13 心臟 記：「便出乾血，窮天下方不能瘥，甄立言處此方，數日即愈。」，頁 192。《千金方》卷 29 針灸上 明堂三人圖第一 記：「舊明堂圖年代久遠，傳寫錯誤，不足指南，今一依甄權等新撰為定云耳。」，頁 404。

70 高文鑄，《外臺秘要方叢考》，收入同註 27，《外臺秘要方》，頁 932。

六、南朝北奔的醫家與唐代醫學

唐 孫思邈《千金方》、唐 王燾《外臺秘要方》是唐代重要的醫著，書中對於醫方淵源，每每清楚列明，故以此兩書為中心，探討唐代醫學與南朝北傳醫學的淵源。

孫思邈（541-682），京兆華原人，唐代著名醫學家。自幼多病，立志學醫。著有《備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各 30 卷。《千金方》綜合了唐以前各大醫家的醫方，匯聚而成。孫思邈生年，歷來是研究孫思邈的一大課題，由於史料紛亂，莫衷一是。不過，近來研究對於孫思邈生年，海峽兩岸學者都不約而同地達致共同看法，就是孫思邈生於西魏大統 7 年（541）。⁷¹當時三分鼎峙，北方為東西魏，南方為梁朝，孫思邈生於西魏境內。在公元 557 年，西魏宇文覺廢恭帝自立為天王，改國號為周。

《千金方》序 說：

吾幼遭風冷，屢造醫門，湯藥之資，罄盡家產。所以青襟之歲，高尚茲典，白首之年，未嘗釋卷。至於切脈診候，採合和藥，服餌節度，將息避慎，一事長於己者，不遠千里伏膺取決。至於弱冠，頗覺有悟，是以親鄰中外有疾厄者，多所濟益。⁷²

孫思邈學醫過程，因病而成醫，終其一生未嘗離開醫門，最終而成大醫。孫思邈遍習醫方，博覽典籍。在《千金方》卷 1 序例 大醫習業 說：

凡欲為大醫，必須諳《素問》、《甲乙》、《黃帝針經》、明堂流注、十二經脈、三部九候、五臟六腑、表裏孔穴、本草藥對，張仲景、王叔和、阮河南、范東陽、張苗、靳邵等諸部經方。⁷³

孫思邈在《千金方》中充分汲取前人成果，自言欲為大醫，這些經方都須熟讀。在《千金方》中，顯示孫思邈充分地吸取南北朝醫學的成果，例如：東晉張湛《養生集要》、陳延之《小品方》、釋深師《深師方》等。⁷⁴

71 參干祖望，《孫思邈評傳》，第一章 生卒之謎（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5），頁 1-25；任育才，論孫思邈之年壽及其醫學思想，載《隋唐史論集》（香港：香港大學出版社，1993），頁 255-270。此外，有關孫思邈研究，參雷兆申主編，《孫思邈與千金方研究》（西安：陝西科技出版社，1995）。

72 同註 68，《備急千金要方》序，頁 6。

73 同註 68，卷 1 序例 大醫習業，頁 1。

孫思邈在《千金方》中不僅汲取上述經方，在其學醫時間而言，在「青襟之歲」，⁷⁵即受學之年，其後又說弱冠時，「頗有覺悟」，換言之，在十多歲受學時已對醫書產生興趣，二十歲時已通醫理。⁷⁶故此，孫思邈學醫時間，大約就是在西魏末北周年間，而通醫理的時間就大概在北周明帝年間。此時東海徐家族之中，徐之才歷事東魏、北齊，卻已死，而之才弟之範，亦以醫術聞名，曾為尚藥典御，「入周，授儀同大將軍。開皇中，卒。」⁷⁷同時，姚僧垣、褚該亦已在北周聲名大噪。孫思邈學醫時，徐氏、姚氏、褚氏、許氏成員仍然活躍北方醫壇，而姚僧垣更是如日方中之際。因此，孫思邈沒有可能不受這批南朝北降醫家的影響。

《千金方》卷 7 風毒腳氣 論風毒狀第一：

論曰：考諸經方，往往有腳弱之論，而古人少有此疾。自永嘉南渡，衣纓士人多有遭者，嶺表江東有支法存、仰道人等，並留意經方，偏善斯術。晉朝仕望多獲全濟，莫不由此二公。又宋齊之間，有釋門深師道人述法存等諸家舊方為三十卷，其腳弱一方近百餘首。魏、周之代，蓋無此病，所以姚公《集驗》，殊不殷勤；徐王撰錄，未以為意。⁷⁸

腳氣病自東晉朝，在南方甚為常見。⁷⁹孫思邈考察了腳氣病治療源流，以永嘉之後，支法存、仰道人、釋深師至為重要人物，並指出腳氣病在北方，魏周之代，甚少見到，故此姚僧垣《集驗方》、徐之才醫著都沒有載錄有關醫方。由此可見，孫思邈對於北朝醫壇狀況及姚僧垣《集驗方》、徐之才醫著是熟悉的，否則「姚公《集驗》，殊不殷勤；徐王撰錄，未以為意」，便成空

74 《千金方》卷 1 序例 大醫精誠 引東晉張湛論醫道之言，又《千金翼方》卷 12 養性 養性禁忌 論養性禁忌，又引張湛《養生要集》。劉宋·陳延之《小品方》，在《千金方》中提及三次，其中兩次分別在卷 5 少小嬰孺方 序例、卷 9 傷寒方上 傷寒例第一 直接引錄原文。在卷 7 風毒腳氣 提及宋齊名醫釋深師，及引載「道人深師增損腎瀝湯」。同註 73，卷 12 養性 養性禁忌，頁 111；同註 68，卷 5 少小嬰孺方 序例，頁 60、卷 9 傷寒方上 傷寒例第一，頁 137、卷 7 風毒腳氣，頁 110。

75 青襟即青衿，語出《詩經》鄭風 子衿，是指學子所穿之服。

76 《千金翼方》卷 26 針灸上 曾記：「吾十有八而志於學於醫。」干祖望認為此語是孫思邈的自述。筆者仔細閱讀該段文字的上文下理後，發覺此語可能是甄權所說的。姑誌於此，以待進一步的研究。

77 同註 13，卷 78 藝術 徐之才傳，頁 2974。

78 同註 69，卷 7 風毒腳氣 論風毒狀第一，頁 110。

79 詳參范家偉，東晉至宋代腳氣病之探討，《新史學》，6：1（1996.3），頁 155-177。

話。《千金方》卷五 少小嬰孺方 說：

中古有巫妨者，立小兒《顛囟經》，以占壽夭，判疾病死生，世相傳授，始有小兒方焉。逮於晉宋，江左推諸蘇家，傳習有驗，流於人間。齊有徐王者，亦有小兒方三卷，故今之學者，頗得傳授。然徐氏位望隆重，何暇留心少小？詳其意方，不甚深細，少有可採，未為至秘。今博撰諸家及自經用有效者，以為此篇。⁸⁰

徐之才所撰 小兒方（《隋書》卷 34 經籍志 不見著錄），孫思邈指出「今之學者，頗得傳授」，即是說當時習醫者學有關幼科時，徐之才 小兒方 是非常重要的著作，影響甚巨，而孫思邈雖不滿其中內容，但曾仔細研究其中內容，卻可斷言。孫思邈對於徐之才醫學，並非一味否定，在《千金方》亦加以引用，如卷 2 婦人方上 全部引錄了徐之才逐月養胎方，詳細列明婦人在妊娠期間的宜忌。⁸¹

《千金方》卷 14 小腸腑 風眩第四 記載有徐嗣伯治風眩的醫方，說：

徐嗣伯曰：「余少承家業，頗習經方，名醫要治，備聞之矣。自謂風眩多途，諸家未能必驗，至于此術，鄙意偏所究也，少來用之，百無遺策。今年將衰暮，恐奄忽不追，故顯明證論，以貽於後爾。」 嗣伯啟：「嗣伯于方術豈有效益，但風眩最是愚衷小瘥者，常自秘寶，誓不出手而為作治，亦不令委曲得法。凡有此病，是嗣伯所治未有不瘥者，若有病此而死，不逢嗣伯故也。伏願問人立知非嗣伯之自誇。殿下既須此方，謹封上呈，嗣伯鄙志尚存，謹自書寫，年老目暗，多不成字，伏願恕亮，謹啟。」⁸²

孫思邈特地抄錄了此醫方，既然此醫方是徐嗣伯上奏，當在南朝，孫思邈何以得到此方？而徐氏醫術世傳，徐嗣伯自言「常自秘寶」，而徐謐「性甚秘忌」，⁸³相信不會輕傳外人，因此其中一個可能就是從徐之才家族處得來。

孫思邈不單對當代徐之才、姚僧垣醫著悉皆明瞭，對於南朝醫學似乎也很熟悉。上引腳氣病在永嘉亂後治療發展情況、晉宋間江左蘇家的小兒方，都予人瞭如指掌的感覺。在《千金方》中，引用了不少東晉南朝醫家及其著述，《千金方》卷 21 水腫第四 載有徐王煮散、褚澄漢防己煮散，專治水腫，《千金翼方》卷 19 水腫第三 謂漢防己煮散，「褚澄秘之」。⁸⁴又《千

⁸⁰ 同註 69，卷 5 少小嬰孺方 序例第一，頁 60。

⁸¹ 同註 69，卷 2 婦人方上，頁 18-21。

⁸² 同註 69，卷 14 小腸腑 風眩第四，頁 201-2。

⁸³ 同註 14，卷 91 術藝 徐謐傳，頁 1967。

⁸⁴ 同註 73，卷 21 水腫第四，頁 303。

金方》卷 22 療腫癰疽 癰疽第二 載有王不留行散，並言「此浩仲堪方」，「浩仲堪」當是「殷仲堪」之誤。⁸⁵在《隋書》卷 34 經籍志 載《褚澄雜藥方》二十卷，齊吳郡太守褚澄撰，亡；《殷荊州要方》一卷，殷仲堪撰，亡。⁸⁶這些醫方在《千金方》中都予以載錄。顏之推家中便有殷仲堪的醫方，而陽翟褚氏的褚該也入仕北朝。

北周姚僧垣的《集驗方》，原書已佚，但在王燾《外臺秘要方》卻加以引錄。王燾生年稍晚於孫思邈，約生於武則天天授元年（約 690 年），天寶 11 年（752）撰成《外臺秘要方》。⁸⁷《外臺秘要方》序 說：「余幼多疾病，長好醫術，遭逢有道，遂躡亨衢，七登南宮，兩拜東掖。便繁臺閣二十餘載，久知弘文館圖籍方書等，繇是觀奧升堂，皆探其秘要。以婚姻之故，貶守房陵，量移大寧郡，提攜江上，冒犯蒸暑，自南徂北，既僻且陋，染瘴嬰痢，十有六七，死生契闊，不可問天，頗有經方僅得存者，神效妙用，固難稱述。意發憤刊削，庶幾一隅。凡古方纂得五、六十家，新撰者向數千百卷，皆研其總領，核其指歸。」王燾從新編纂古方，得其總領歸指，以當時方書「各擅風流，遞相矛盾，或篇目重雜，或商較繁蕪。今並味精英，鈐其要妙，俾夜作晝，經之營之，損眾賢之砂礫，掇群才之翠羽，皆出內再三，伏您旬歲，上自炎昊，迄於聖唐，括囊遺闕，稽考隱秘，不愧盡心焉。」⁸⁸王燾搜羅古今醫書，編成《外臺秘要方》，其中南朝北齊醫家的著作，是重要的參考材料。

在《外臺秘要方》載有姚僧垣治病的紀錄，卷 5 痲瘡方五首 引《集驗》夫瘡必從四肢始療方，說：「燕國公說，此方見用之效。」⁸⁹又卷 20 氣兼水身面腫方四首 引張文仲說：「周太侯正大將軍平公于禮患氣兼水，身面腫垂死，長壽公姚僧垣處二方，應手即瘥，先服湯方 姚大夫治燕公雍州錄事于志光云，從來知不能服湯，事較急，切不努力服之。」⁹⁰由此可見，姚僧垣《集驗方》至唐猶在，且影響著唐代醫家。北宋 孫兆在《校正

85 同註 69，卷 22 療腫癰疽 癰疽第二，頁 311。

86 同註 13，卷 34，經籍志三，頁 1042。

87 參高文鏞，外臺秘要方作者世系、里籍、生平及著述考證，同註 27，頁 858。

88 同註 27，《外臺秘要方》序，頁 4。

89 同註 27，卷 5 瘡病 痲瘡方五首，頁 87。

90 同註 27，卷 20 氣兼水身面腫方四首，頁 382。

外臺秘要方序》說：「王氏為儒者，醫道雖未及孫思邈，然而採取諸家之方，頗得其要者，亦崔氏、盈誼之流也。且古之如張仲景、《集驗》、《小品方》最為名家，今多亡逸，雖載諸方中，亦不能別白，王氏編次各題名號，使後之學者皆知所出，此其所長也。」⁹¹ 高文鑄根據《外臺秘要方》所引復原《集驗方》¹² 卷目錄，足以證明《外臺秘要方》大量引錄了姚僧垣《集驗方》經方，又將《千金方》與《集驗方》佚文對校，指出有相當部分的內容出自《集驗方》。⁹² 例如：在《外臺秘要方》卷 1 諸論傷寒八家合一十六首載有《集驗方》五首，王焘提及到在五首醫方中，有四首是與《千金方》同。

孫思邈在學醫時，當時南朝北奔的醫家，已卓然成家。這些北奔的醫家，是傳承著南朝醫學，受南朝醫學薰陶，正因為他們的醫術高超，所著各種醫著對後世產生頗大的影響。在南北一統之前，北朝隋初對南朝醫學的認識與理解，以及南朝醫著的獲得，極有可能是透過這批南朝北奔的醫家而來。孫思邈撰寫《千金方》時，部分是傳承徐氏、姚氏、褚氏等家族的醫學，及載錄了其他東晉南朝醫家與醫著。在《外臺秘要方》引錄南北朝文獻，共 12 種：胡洽、劉涓子、《小品》、應揚州、深師、陶氏、《陶效方》、《隱居必效方》、《集驗》、姚氏、《刪繁》、《通真論》。其中不可考者為應揚州、《通真論》。陶氏、《陶效方》、《隱居必效方》同屬陶弘景醫方，姚氏則為姚僧垣無疑。⁹³ 所以，從可知醫著而論，《外臺秘要方》所引南北朝醫著的比重，顯然有重大差別。南朝醫著在北朝流傳與保存，北降醫家應該是重要的管道。

此外，在敦煌出土的張仲景《五藏論》記載：「扁鵲能回喪車，起死人昧後，並是神方；華佗割骨除根，患者悉得瘳愈；劉涓子秘述，學在鬼邊；徐百一之丹方，偏療小兒之效；淮南葛氏之法，秘要不傳；集驗之方，人間行用。」⁹⁴ 從《五藏論》內容推斷，作者沒有可能是張仲景，而是唐朝人撰寫的。可見徐王、姚僧垣兩人的醫著，仍然被唐朝人視為至為重要的醫著。

⁹¹ 同註 27，《外臺秘要方》序，頁 1。

⁹² 高文鑄，《外臺秘要方叢考》，同註 27，頁 926。

⁹³ 高文鑄，《外臺秘要方叢考》，同註 27，頁 920-929。

⁹⁴ 張仲景，《張仲景五藏論》，載叢春雨編，《敦煌中醫藥全書》（北京：中醫古籍出版社，1994），頁 59。

從《千金方》及《外臺秘要方》提及的南北朝醫家醫著可考者，除了徐之才、姚僧垣之外，以東晉南朝居多，絕少有十六國北朝，而徐之才、姚僧垣又是繼承南朝醫學。如果說唐代醫學發展繼承了南北朝醫學基礎而來，南朝醫學當中就佔有重要的位置。

八、結 論

陳寅恪在《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中指出隋唐制度分別有三個源頭，「隋唐之制度雖極廣博紛複，然究析其因素，不出三源：一曰（北）魏、（北）齊，二曰梁、陳，三曰（西）魏、周。」又說：

所謂（北）魏、（北）齊之源者，凡江左承襲漢、魏、西晉之禮樂政刑典章文物，自東晉至南齊其間所發展變遷，而為北魏孝文帝及其子孫摹仿採用，傳至北齊成一大結集者是也。其在舊史往往以「漢魏」制度目之，實則其流變所及，不止限於漢魏，而東晉南朝前半期俱包括在內。

所謂梁代繼承創作陳氏因襲無改之制度，迄楊隋統一中國吸收採用，而傳之於李唐者，易言之，即南朝後半期內其文物制度之變遷發展乃至王肅等輸入之所不及，故魏孝文帝及其子孫未能採用，而北齊之一大結集中遂無此因素者也。

所謂（西）魏、周之源者，凡西魏、北周之創作有異於山東及江左之舊制，或陰為六鎮鮮卑之野俗，或還承魏、（西）晉之遺風，若就地域言之，乃關隴區內保存之舊時漢族文化，以適應鮮卑六鎮勢力之環境，而產生之混合品。所有舊史中關隴之新創設及依託周官諸制度皆屬此類，其影響及於隋唐制度者，實較微末。故在三源之中，此（西）魏、周之源遠不如其他二源之重要。⁹⁵

陳氏著眼禮樂刑政討論隋唐制度淵源，認為北魏北齊、梁陳、西魏北周是隋唐制度的重要源流，其中西魏北周保存了關隴地區舊有漢文化，也混合了鮮卑野俗。三個源頭之中，以西魏北周影響較微末。本文是以醫學為範疇，討論唐代醫學的源頭。陳氏之論，沒有從醫學傳承角度探討此問題，也沒有自言解釋有效範圍也包括醫學在內。不過，如果從醫學傳承觀點，陳氏極具啟發的說法，有助討論。

透過本文的研究，以唐代重要的醫學典籍《千金方》、《外臺秘要方》為主，探討唐代醫學的淵源及其發展基礎。綜觀整個魏晉南北朝的醫學發展，以東晉南朝醫家成就最為突出，而這些醫家撰成的醫籍，也是這時期醫學發

95 陳寅恪，《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頁1-3。

展的成果。在陳朝之前，東晉南朝醫家可說是當時醫學發展的重心人物，而梁代之後，北朝醫家則有後來居上之勢，醫學發展的重心也有轉移趨向。陳朝以前南朝醫學發展，是唐代醫學進一步發展的重要基石，唐代醫家如何吸收南北朝醫學豐碩成果，其淵源也可分為三：一是東晉南朝前半期、⁹⁶ 一是北魏北齊、一是西魏北周。唐代醫學傳承自北魏北齊、西魏北周而來，同時兩者的醫學傳承，都受到東晉南朝前半期醫學的影響。這種影響之所以產生，是南朝醫家北奔後直接帶來的後果。

與此同時，整個北朝醫學發展史上，徐之才與姚僧垣都具有同等分量，聲名顯赫。在本文的討論中，徐之才屬北魏北齊一支（齊亡，之才弟亦入仕北周），姚僧垣、褚該、許智藏父子卻屬於北周一支，在《千金方》及《外臺秘要方》中，不少驗方皆來自姚僧垣。從醫學授受角度而言，唐代醫學淵源自北周部分是極其重要的，就影響而言，北周部分對比北魏北齊部分，至少是等量齊觀的。而北周吸收南朝醫學的成分，是南朝醫學得以繼續傳承至唐代的其中一個重要途徑。南朝醫學在北朝具有明顯的優勢，就算在胡化甚深的魏周政權，也沒有受到挑戰，得以維持。因此，從唐代醫學傳承南北朝醫學而言，北周在這個時段的角色，不容忽視。

在南朝醫家北奔，對北朝隋唐醫學發生影響來看，除了南朝醫學的發展情況，值得注意之外，降人影響、家族內學術傳承，兩者所起的歷史作用，也應該給予適當的考量。

一方面，在南北朝，降人擔當了溝通南北文化的角色，尤以經學方面，南學北傳為甚。⁹⁷ 西魏、北周政權的軍事強勢，是能夠掠奪南朝人才的一個要素。《北史》卷 83 文苑 王褒傳 記西魏在南攻江陵軍事行動中，獲王褒、王克、宗懷、殷不害等數十人至長安，周文喜說：「昔平吳之利，二陸而已，今定楚之功，群賢畢至。」⁹⁸ 還有庾信，因出使西魏而留滯長安。姚

96 唐代醫學知識當然也有直接傳承自南朝。以本草學為例，唐高宗顯慶 2 年（657），蘇敬等人奉命重修《本草經集注》，撰成《新修本草》，為中國第一部官修本草。《新修本草》完成是站在陶弘景《本草經集注》基礎上而成，是直接吸收了南朝本草學成果而來。

97 參萬繩楠整理，《陳寅恪魏晉南北朝史講演錄》（合肥：黃山書社，1987），頁 331-341。周一良亦指出魏收襲用南朝史書，同註 1，《魏晉南北朝史札記》，魏書札記 魏收襲用南朝史書，頁 384-385。

98 同註 14，卷 83 文苑 王褒傳，頁 2792。

僧垣、徐之才等之所以入仕北朝，是在北朝軍事強勢背景下形成的。

另方面，錢穆研究魏晉南北朝學術文化與門第的關係時，說到：「中國文化命脈之所以得以延續不中斷，而下開隋唐之盛者，亦頗有賴於當時門第之力。」⁹⁹「魏晉南北朝時代一切學術文化，必以當時門第背境作中心而始有其解答。當時一切學術文化，可謂莫不寄存於門第中，由於門第之護持而得傳習不中斷，亦因門第之培育，而得生長有發展。」⁹⁹ 家族內術業世傳是南北朝學術文化延續的重要途徑。由此觀之，南北朝醫學得以延續發展，並為隋唐醫學所繼承，是有其深刻的歷史背景。不過，徐氏、姚氏傳承的醫術，在周隋唐之際，在家族之外，也得以傳授，醫學傳授如何從家族傳承中釋放出來，其間經歷甚麼樣的過程，是值得繼續探討的。¹⁰⁰

⁹⁹ 錢穆，略論魏晉南北朝學術文化與當時門第之關係，載氏著《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三）》（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76），頁152、198。

¹⁰⁰ 在戰國秦漢時期，醫學知識往往有所謂「密傳」，即師弟之間的傳授，秘密進行，擇人而傳或非其人不傳。在《黃帝內經》記載醫學傳授時，有入齋室，割臂歃血，起盟誓。在魏晉南北朝時，家族內傳承成為頗為突出的時代特色。醫學知識從密傳到家族傳承，也是值得留意的。有關古代醫學知識密傳的研究，可參馬伯英，《中國醫學文化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頁256-260；李建民，中國古代禁方考論，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97），68本第1分。

Migrating Physicians: Origin of Medicinal Science in the Tang Dynasty

Fan Ka Wai

Abstract

The disunited China of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experienced a golden age in Chinese medicine, as can be seen from the talented physicians who moved from southern to northern China. This article studies renowned family lineages of physicians, particularly the Hsüs of Tung-hai and the Yaos of Wu-kang, to trace the development and spread of Chinese medicine during these eras. It continues by exploring how Tang China inherited and continued this medical tradition.

Key Words: Hsüs of Tung-hai, Yaos of Wu-kang, Medicine, the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